

書

國朝

上驛糧道劉元勲書

衛台揆

掩關白水村中聞車騎已臨并州喜躍欲狂然亦非爲
一己之私計蓋有所欲言也嘗聞之目擊不忍不言不得
不言之事而不言者非仁遇可以言之時可以言之人而
仍不言者又非知揆不肖亦嘗侍知者仁者之側矣竊有
所言惟明公垂聽焉明公今不旣司郵政乎夫郵政之在
曲沃敝極矣沃凡兩驛一日蒙城一日侯馬馬凡若干匹

誰其養者有官官何以養有額設之錢糧在此載在賦役
全書班班可考者不知始自何年壞自何人而竟責諸乳
乳之百姓人一丁徵銀若干糧一石徵銀若干其初取數
猶寡久之積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計終歲所入料理馬事
且有餘羨中飽主者之橐又不待問也揆嘗散步村中見
馬夫據鞍意氣揚揚鞭麾諸里老責逋之聲若雷男泣於
戶婦嘆於室相對無可如何有典衣賣田已耳間爲仇觀
察王大人言之亦惟爲之三嘆而已今幸明公當路倘草
其在民還其在官一發號間拯億萬人之命除億萬年之

害在此際矣夫有不忍不行不得不行之政而不行者亦非仁操可以行之權當可以行之會而仍不行者亦非知明公其無意乎狂瞽直陳無所逃罪惟諒其無私幸甚

與楊筠湄書

湯 斌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爲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概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胸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旣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

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
宗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
矩非由矯飾筮仕常熟惠政治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
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旛相約輸納恐後數載
逋賦一朝報竣三吳縉紳嘆爲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
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
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萑鱸興思遽賦歸來居鄉杜
門却掃絕跡公府宦旣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
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

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祿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答翼城師清寰書略

党 成

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櫟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

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則彼家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奇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太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不泯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

等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兄臺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若以非而混其是久將以是而斥其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辯也

平陽府志
卷之二十二
四
引

國朝

重修平陽府文廟募引

樊錢倬

學校之設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俾天下曉然於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相親相睦罔或悖戾以庶幾乎王道
之成平而國家卽以儲才待用他日公輔之器開濟之猷
悉于是乎取之典至重也意至渥也而必祀以孔子者凡
以吾夫子聖由天縱道集大成青衿之子務期言其言行
其行心其心而道其道羣相宗主無或爲異端邪說所淆

惑故宮墻數仞俎豆千秋自古及今莫不高山共仰而大典聿昭也平陽爲堯舜舊都號稱人文淵藪自頡史造字混蒙旣開文明日啟而文材亦日盛有大經濟于廊廟者有藏著作于名山者有教授生徒以傳道者有闡明經學以垂訓者他如龍門之史標于漢柳州之文雄于唐皆能度越一時聲施後世迄于今文章事功亦稍稍陵替矣詎古今人之不相及耶抑作育非人而化導之無術耶抑地脉之轉移有盈必有詘耶乙巳歲余奉

簡命來守茲邦釋奠時見正殿破損兩廡坍塌其餘啟聖宮尊

經閣明倫堂以及文昌魁星鄉賢名宦諸祠或敗瓦頽垣
僅有其名或鞠爲茂草併無其跡嗟乎學宮之荒涼如是
人心之向背可知矣余心焉傷之急欲謀所以修葺者而
蒞任伊始百廢待理且時詘不能舉羸雖執掌不遑而隱
忍于心者殆無時可釋諸懷也邇者

聖天子發帑金重建東魯孔廟尊先師所以啟後學也凡厥臣
隣誰敢不仰體至意使視學宮爲不愆之務任其傾圯致
令風雨勿蔽俎豆無光不惟上負

朝廷昌明正學惓惓作人之意即揆諸守土之職亦實有負咎

難遑者爰于不得不爲之時勉不能不爲之力通告同人
暨諸紳士同心協力共襄盛舉他日黌序落成人心歡慶
諸君子藏修游息其中尊聞行知明體達用我知正人心
厚風俗佐治道于隆平以視前代人文必能後先輝映余
亦可藉手而爲

國家得人慶矣若夫掇青紫取科甲雖分內事猶其後焉者
也諸君子固不以是介意而余亦不敢以是爲諸君子勗
也

重建太尖山普救寺塔引

章廷珪

郡守

嘗聞層巒疊翠地必鍾靈復嶺迴峯民多毓秀是以曲江
宴罷集雁塔以留名匡裕生奇因廬山而得號崧嶽于此
盤結也人文由是蔚興焉豈比酸棗荒臺棠藜故館縱橫
數十步崇高八九尋而已哉平陽太尖一山者邑聯有四
名擅則三龍卧于隋時兔延于唐代溯其脉絡分自中條
稽此浮圖志傳普救十二層之高塔此云砥柱彼占文峯
數百年之禪林已入圖經綿之塔記何意坤輿忽震遽爾
荒頽淨土成塵竟同灰燼今臨襄曲翼紳士王浴張卿李
天桂賈象孚等義合辭同倡一和百將欲拾級而上占圖

影于中天更思飛錫以遊看移松于勝地然而玉梁未下
何處求材蜚氣空噓焉能結市不藉鶯摩之願寧還龍樹
之觀無論彼壤與此區均當分囊而出橐何必蓮河葱嶺
給孤始解捐金豈惟鶯苑猿江大士方能捨室彙茲四邑
易架瓊梯合彼千夫立成紺榭從此燈然多寶醒歷劫之
沉迷經演三車救衆生之熱惱霞蔚雲蒸之才生焉矣民
康物阜之世盛矣哉均是喜捨之蘭陀在茲紳士愧非再
來之摩詰維我專官敢訂同志以分捐特申片言以相勸

重建太尖山普救寺塔募引

姚興滇

臨汾令

從來野畫星分國因帝顯崧生嶽降地並人傳是以文明
爲艮止之占聲教著隨刊之績何必黎陽有土漫勞夸父
以移山燕市無臺終想女媧之煉石也臨邑東南有太尖
山者層巒疊嶂翠競粘天架壑支峰蒼皆拔地蛇盤千尺
無犯赤帝之鋒兔入三山遂建曇僧之宇溯中條而詩傳
王子名慈濟而號起代宗非獨庇蔭乎鄰封亦且藩衛於
我邑孰意慈航百世冰解須臾福地千年土崩俄頃崇山
空有誰開舍利之城普救虛無不見金剛之杵風雲之滅
色由此矣山岳之鍾靈安在哉今邑中紳士王浴等重修

勝地復樹文峯欲使雁成塔以留題勿遜唐家之制星聚
奎而成瑞屢邀史筆之登所慮綺井丹楹問工師於誰氏
沉碑浮磬採玉石於何山雖懷宏濟之思未易落成之告
爲此府憲飭余下吏邑長訂爾同心家槐兼金人輪尺璧
寸甕寸瓦莫非淨土之緣一木一椽亦見檀那之力金容
再煥香界還新從此蕉葉火珠繚繞露槃之塔陽烏陰兔
廻環龍卧之區文光射古冀非徒誇美於禪林秀氣萃平
河且見疑休于唐國矣

重建太尖山普救寺塔引

彭際暘

襄陵令

嘗聞永興建塔露槃從風雨飛來宜壽聞鐘金像自光芒
吐出或名傳七寶輝映四衢或級起九層高培千尺是以
漢觀開而玉梁自下廬峯闢而銀殿乃成非注意於勝因
實關心于風土也襄邑有太尖山者盤踞東南控馭西北
左肱疊嶂山山樹我邑之文峯右瞰平川片片爲神棲之
勝地稽之隋代因龍卧而起名祠延及唐時緣兔引以成
奇蹟孰意坤輿不德艮象中傾昔年寶筏慈航此日頽垣
碎瓦邑中紳士張卵等倡義閭里協力鄰封欲還象塔士
盡題名且構琳宮時叨呵護但以丹楹繡柱匪屬天成兼

之採石輦材尤須人力謹遵憲令普告同心不必捨宅而
作祇園只祈解囊而輸尺璧多寶之塔有階可升飛錫之
林無微弗覺億萬人弘願克副千百年古跡重新行見太
尖峯前香散一天夜雨崇山頂上光凝五色文章豈特義
殿翔鵬禪棲却月而已哉